

杏花微雨话清明

徐兆宝

幼时诵读杜牧《清明》，对“路上行人欲断魂”一句总觉得晦涩难解。老师说，这是异乡游子春雨中的凄楚与怅惘，我似懂非懂，只将诗句默记于心，却未曾真正领会其中滋味。直到多年后，孤身立于江南陌上，细雨打湿衣衫，举目无亲，满心茫然，才忽然读懂这七个字里藏着的孤寂与苍凉。原来有些诗文，要走过岁月山河，历经人间悲欢，才能与心境真正相逢。

杜牧这首二十八字的七绝，道尽了清明独有的气韵，也为后世定格了这个节气的精神底色。“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雨丝纷纷，行人渺渺，一声问讯，一指遥答。杏花村究竟在何处，早已不必深究，重要的是那遥遥一指，为雨中彷徨的人点亮了一丝微光，一份寄托。中国人的清明，向来如此，在薄愁里藏着希望，在追思中伴着新生。哀伤为逝者，向往向人间，刚柔相济，生死相依，藏着独属于东方的生命哲思。

清明之俗，源远流长，由上古春祭礼俗演变而来，后融合寒食节与上巳节风尚，最终形成如今兼具肃穆与清雅的传统节日。说起寒食，便绕不开介子推的典故。春秋时期，晋文公流亡多年，介子推不离不弃，甚至割股奉君。待文公复国封赏，介子推却不求功名，携母归隐绵山。晋文公焚山逼其出山，不料介子推坚贞不出，抱木而亡。文公悲痛不已，遂下令当日禁火寒食，以寄哀思。自此，寒食祭扫渐成风俗，一缕不熄的

感念，融入清明，流传千年。韦应物有诗云：“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一语道破寒食与清明相依相生的时节景致。

祭扫，是清明最厚重的底色。宋人高翥写道：“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每至清明，山野间人影络绎，焚香叩拜，除草添土，焚烧纸钱，袅袅青烟承载着无尽思念。白居易亦云：“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将墓前的清寂与哀思写得真切动人。儿时随长辈上山祭祖，只觉山路崎岖，纸钱纷飞，鞭炮作响间颇有几分热闹，看着大人们神情肃穆，却不懂其中深意。待到年岁渐长，亲人远去，独自立于坟前，清理杂草，摆放祭品，才明白那些庄重的仪式，那些欲言又止的絮语，都是化不开的牵挂，道不尽的怀念。

苏轼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写尽阴阳相隔的痛楚，也道破清明追思的真谛。我们祭奠先人，并非沉溺悲伤，而是在回望中铭记恩情，在思念里传承家风，让血脉与精神生生不息。

清明并非只有沉郁的追思，同样有益然的生机与风雅的意趣。《岁时百问》有言：“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天朗气清，草木萌发，燕归花开，正是踏青赏春的好时节。古时上巳节有临水祓禊、曲水流觞之俗，王羲之兰亭雅集，虽属上巳，却与清明气息相通。文人雅士沐春风、赏春色、吟春诗，一扫哀思，尽显洒脱。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吴惟信的诗句道尽古人踏青游春的盛景；“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晏殊的词句绘尽春日万物复苏的灵动；程颢亦言“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尽显春日里从容赏景的悠然心境。

古人将祭扫与踏青合于一体，把对逝者的追思与对生命的礼赞融为一体，实为大智慧。不选万物凋零的深秋缅怀亲人，而在生机勃勃的春日寄情，便是要告诉逝去的亲人：人间春暖，山河依旧，生命从未停止生长。黄庭坚曾叹：“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此言虽通透，却略显苍凉。于我而言，清明直面生死，并非教人消极悲观，而是让人更懂生命珍贵，更惜眼前时光。

又是一年清明至，预报有雨。想来杜牧诗中的那场春雨，已在华夏大地上绵绵下了千年。雨落枝头，润了新芽；雨打窗棂，湿了思念。想起祖母生前常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她已离去多年，可每逢清明，她坐在老屋门前晒太阳、温着笑着的模样，依旧清晰如昨。春雨朦胧了窗外风景，却让记忆中的面容愈发鲜明。

诗词里的清明，从来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个民族沉淀千年的深切情怀，是今人连接过往的精神纽带，是在生死之间寻得平衡的人生智慧。它有祭扫的肃穆，有踏青的欢畅，有思念的绵长，更有前行的力量。

清明春雨寄怀，心怀期许，奔赴春暖花开。



菊香奇远 蒙增师 摄

又是清明时

臧红凌

又是一年清明时，四月的春风，渐次吹绿了柳枝，濛濛细雨，淋湿了娇嫩的花瓣，也湿润了藏在心底的柔软记忆。在这浓浓思念的季节里，令人想起故乡童年时祭扫烈士的往事。

清明节的早晨，苏北故乡的田野正在拔节的麦苗郁郁葱葱，道路两旁金黄的油菜花灿烂绽放，花丛中蜂鸣蝶舞，随风扑面而来的泥土清新气息和花草的清香，此时，我们周边乡村千余名师生，踏着沾露露水长满青草的小路，从四面八方向烈士陵园进发，参加一年一度的祭扫活动。

祭扫仪式在一片肃穆低沉的哀乐声中开始了，空气里弥漫着凝重的气氛，大家静静聆听着讲解员对烈士生平介绍，重温他们悲壮而感人的英雄事迹，人们在一件件珍藏的遗物、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前默默地驻足观看，它仿佛又把我们带回烽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有一位烈士名叫包九峰，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参加攻打兴化县城战斗中，他和战友们奋不顾身地冲锋向前，当他勇敢地攀越城墙与顽固的守敌激烈厮杀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3岁……望着一个个稚气未脱的脸庞，倏然内心不禁涌动一缕莫名的沉痛与伤感。

随着岁月的慢慢流逝，或许一些烈士的影像早已湮没于孤寂荒草中，但他们为信仰而英勇献身的那些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依然深深铭刻在我们记忆里，给予我们思想的教育和心灵的启迪，伴随人生一起成长的足迹。

默默地走过烈士墓前，郑重献上洁白的小花，寄托内心的敬意和怀念，英雄不寂寞，万花常相伴，凝视高大烈士纪念碑前堆就的小山似的花冢，在明媚的天空下，显得格外的伟岸，仿佛无声地诉说着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的故事，永远让后人无尽地瞻仰和追思。

时光荏苒，世事沧桑，虽然昨日的硝烟战火早已在岁月更迭中渐渐散尽，而人们对先烈的缅怀和敬仰之情却未曾远去，“巍巍青山埋忠骨，苍苍翠柏浩气存”，如今在英雄倒下的地方，处处散发着绿色的生机和杜鹃花鲜艳的芬芳，天空亦更多了和平的清明和宁静，斯人已去，精神永存，先烈的英魂抑或另一种方式铮铮伫立于宇宙天地间。我想，在这个特殊的清明时节，祭祀英雄，既是对逝去的先烈最深沉的怀念和告慰，也是对自身心灵的净化与洗礼。

清明时节

石丽霞

我的汽车
驰骋于河西走廊广阔的原野
高高耸立的雪山
未曾睡醒的草原
被回暖的气流逐渐渲染

看一个节气的芳华
首先得认可一场肆无忌惮的风
一场纷纷扬扬的雪
而后才可以看见绿色的草芽

白杨树毛茸茸的花
以及冬麦新长的头发

此刻
我坚持写雨点、木叶和榆钱
在仿佛握住
又不知去向的时空里
在泥土里
将生命蓬勃的线段
默默延展

清明寄衣

贡爱迪

清明将至，细雨如丝，纷纷扬扬地洒落，给整个世界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街边的纸扎店像是从这雨幕中生出的奇异风景，店内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纸衣。

我伫立在店门口，望着人们在店内精心挑选纸衣，眼神中满是虔诚与思念。刹那间，母亲的身影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她已经离开我十三年了。

记忆中的母亲，总是忙碌于生活，白天在田间挥洒汗水，操持家中大小事务，到了晚上，她才借着昏黄的灯光，坐在织布机前织布纺线，为我们姊妹制作换季衣服的布料。昏黄摇曳的灯光，将她的身影拉得很长，投在斑驳的墙壁上。伴随着织布机有节奏的声响，她的双手麻利地穿梭在棉线之间，一刻也不停歇。有时因意袭来，她便揉揉酸涩的眼睛，继续忙碌。

每到春天，母亲会将我们的棉衣一一拆下棉花，凭借着那双灵巧的手做成单衣。她仿佛拥有神奇的魔法，到了冬天又重新变回棉衣。小时候，我居住在北方的小山村，冬日的寒风似刀割般刺骨。母亲总是担忧我们的冬衣不够暖和，但没钱买现成布料，她常常熬到半夜自己织布纺线，为我们姊妹添置衣服。而她自己，却总是穿着那件洗得泛白的棉袄，袖口磨破补了又补，也舍不得换新的。

记忆里，每逢清明、十一月，母亲总会早早地备好彩纸、剪刀，坐在炕上专注地为去世的先辈剪纸衣。她的眼神里满是虔诚，剪刀在她手中上下翻飞，不一会儿，一件件精美纸衣便呈现在眼前。她还会认真叮嘱我们，不能忘了给先辈们做换季衣服。

如今，站在纸扎店前，我突然觉得自己是如此可笑。这些年来，我总以“不信这些”为借口，在每一个清明，都未曾给母亲烧过一件纸衣。母亲生前将孝道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我却没能传承她的这份心意。这份疏忽与遗忘，让我满心懊悔。

走进店内，店主微笑着介绍说，这是今年的最新款式，里面还特意加了羽绒，暖和得很。我轻轻笑了笑，母亲生前从未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啊，我又盯着漂亮的裙子、靴子，想买一套给母亲，但又担心保守一生的母亲不会喜欢太时髦的衣服！

细雨依旧不紧不慢地下着，如泣如诉，我仿佛看见母亲穿着我买的新衣，正对着我微笑，那笑容，依旧是那么温暖、慈爱。这一刻，我终于彻悟，清明寄衣，寄的哪里是衣服，分明是那份跨越生死，也无法阻隔的思念与感恩啊！

母亲，愿您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感受到这份温暖，就如同我一直感受着您的爱一样。



祭清明

谢同明

心情的沉闷
总是在一次次地
梦魇中惊醒
移去压在胸口的双手
回顾张着饥饿的嘴巴
等待着祖辈咀嚼的点点食物
忘不了母亲灯下的
针线活和裤腿上的补丁
一把炒黄豆或麸皮样的烙饼
补充着我上学的营养
泪是酸涩的

思念的只是
聆听的彷徨和鞭笞的醒悟
生活中偶遇
得到这辈子的解脱
我也成了父亲

看着男男女女
捧着对祖辈怀念的祭品
我真的很失落

一股青烟
一段悼念
尽有可能地奉上
保求平安
只有心念在焉

南来北往的雁
总在天空中写个大大的人字
我，也买点祭品
迈着超重的步伐
去祭奠祖辈
雨变成清明的风
祭奠的路上
走的
还是活在清明中的人



春满枝头 李志军 摄

怀念二姐

方会萍

二姐在乙巳年正月初四的夜里悄然离去。彼时年味正浓，周遭热闹喧嚣，可她这一走，我的世界像是刹那间被抽离所有温度，徒留无尽空落与哀伤。

每当忆起二姐，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痛意瞬间蔓延至全身。几次起笔，试图倾诉心中的思念与不舍，可那些话语刚到嘴边，就被汹涌的泪水淹没。喉咙像被堵住一般，千言万语，最终都化作了泣不成声。

回首过往，与二姐相濡以沫、朝夕相伴的岁月，是我生命中最温暖、最珍贵的回忆。那些日子里的点点滴滴，犹如一颗颗璀璨的珍珠，串联起我对她深深的念想。

记忆中的二姐，是坚韧与勤劳的化身。小时候，她总爱把我拉到凳子上，耐心地给我梳头发。那时的我懵懂又调皮，不太配合，可二姐从不生气，只是轻轻按住我，手指灵活地在我的发丝间穿梭。她手劲稍大，编完辫子，我的头皮常常被揪得生疼，可即便如此，我也从未抗拒，因为那是二姐独有的温柔。

大嫂做饭时，二姐总会主动去烧火。碰上柴火潮湿，火苗怎么也不肯冒出来，二姐便会拿起烧火棍，小心翼翼地在灶膛里拨弄，火星子伴着灰尘四处飞溅，整个厨房都弥漫着呛人的烟雾。大嫂看着直摇头，无奈地笑着说：“行了行了，你快去玩吧，别在这儿捣乱了。”可我知道，二姐只是太想帮大嫂分担家务，她那股认真劲儿，让人又心疼又敬佩。

听母亲念叨，二姐不到十岁就跟着去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了。她年纪虽小，却有着超乎常人的力气和耐力。干活时，她眼疾手快，从不偷懒耍滑，总是默默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还经常主动帮别人。无论是播种、除草，还是割麦子、翻地，二姐都做得得心应手，是队里出了名的能干。

在那个物资匮乏、生活艰苦的年代，家中兄弟姐妹众多，二姐早早地就打起了生活的重担。她吃了数不清的苦，受了道不尽的累，可在父母的关爱与教导下，她不仅没有被生活的磨难打倒，反而变得愈发坚强、乐观。她的性格里既有北方女子的豪爽与泼辣，又有南方女子的温柔与细腻。

二姐孝顺父母，是我们兄弟姐妹的榜样。父亲病重卧床那些日子，家里农活再忙，她都抽空回娘家探望。她深谙父母心思，每次都会带上父



青团又叫清明果 古时用作祭祀

如今更多是 时小吃

清明“尝”春 (新华社发)